石匱書

明 叙南張 岱著

解縉黃淮金幼孜王英列傳

解縉吉水人其先雁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修史請崇宋黜金祖于元爲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闓有名於時吉人稱爲二解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與

兄綸若妹壻黄金華同時登第　太祖以為盛門每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縉中書舍人縉得讀書中秘所學益富　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時草書為之持研縉姿顔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於尒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上在大庖西縉上封事萬言已復陳太平十策　上手持入循其言頗迂　上数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縉奏縉索皂隷部堂言語

嬉嫚 上不問改縉監察御史尋為郎中王國用草
諫書雪李善長冤為都御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
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為章縉立就奏之 上慮
縉年少為衆所傾時詔近臣有父兄者得入覲會開
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攜歸涵養十年方來入見家居
八年 上崩奔喪京師有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
棄之入臨 上遂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董倫為
縉召入為翰林待詔 太宗入 擢侍讀頃之命與黃

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縉居首應奮撰作敏捷無滯

上甚親之陞為侍讀學士　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

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縉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聖孫　上

意遂定　仁宗既立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兩宮多離

間之者一日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

大有所感即遣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高煦繇是恨

縉入骨未幾用兵交阯縉力言交阯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不悅頃之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阯八年縉入奏會　上北狩乃見東宮而還高煦密疏言縉瞰　上出塞瞰私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縉下獄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偏引湯宗高得賜等皆下獄後三年高煦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年四十有七籍縉家妻子徙遼東縉

為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傲讓相
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縉欲作佳書必
得穎筆為人濶畧洞朗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之後
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每曰寧
作瑕玉勿為瑜石　文皇嘗與論群臣御史蹇義等
十八人命各疏其下縉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
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

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乖宋禮戇而近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文皇以示東宮曰至劉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所用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仁宗即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而縉寔不狂赦妻子還正

統元年盡還所沒產官其子禎為中書舍人

黄淮永嘉人在宋名衮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

學之官父性恐污方谷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

志中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請難後文皇簡入

内閣授翰林院編修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

上時就寢則賜坐榻前尋進侍講　上立太子意不

決問淮〻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帝意遂立冊

立世子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

坊大學士輔導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翊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北鹵遣長沙妖人李法良可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良法就擒高煦愈忌淮九年鹵酋阿魯台來請併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廷臣多請許之淮曰北鹵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

圖　文皇謂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十二年高煦隨侍北征離間太子併譖黜留守諸臣上坐不悅諸太子官屬淮以表迎出關不遠得罪坐繫淮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　仁宗嗣位陞通政司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夏五月　仁宗晏駕皇太子以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

月高煦反　宣帝親征命淮居師旋固請歸田時淮
父靜庵年八十有九淮父死襄事畢拜恩闕下　帝
留累月賜游西苑乘肩輿登萬壽山賜宴山麓翌日
仍餞太液池諭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入覲回固
留爲會試考官人明年　上崩英宗即位淮入朝進
香亦留月餘官其子爲中書舍人淮居家二十餘年
年八十二卒謚文簡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

寧齋名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
宗即位簡求文臣改翰林簡討永樂二年皇太子立
充講官日侍講專講春秋尋遷左諭德八年二月親
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
曰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
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
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墪為池守茲
巖險縱有鐵騎千群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

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更北則爲闊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峰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圖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鹵沙出唐之磧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雉兎之屬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泉甚清曰至此則北斗南矣經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

中　文皇遂更名玄溟池次通川向又遥指海邊石
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尔即誌之冬還南京十一年扈
巡北京十三年又扈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
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學士冬還南京十五
年扈巡北京預修　高祖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
學士二十二年又扈北征次闊平　文皇召至幄中
諭曰朕夢神人語我上帝好生者三是主何兆幼孜
請班師　文皇即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群臣命

內侍歌　高皇帝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惟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踐祚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告歸省居憂宣德改元修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鷄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繇建

也　上曰北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王英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密奏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闊灤海上顧英嘉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密宜力勿憚勞英因言鹵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

曰朕為天下國家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
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侍曰秀才
有事見朕勿阻之　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
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
力　上嘉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太子嗣
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
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

陞少詹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
官陞禮部右侍郎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
忠英與修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簡直諒好
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石匱書曰留侯鄴侯有羽翼太子之功而不受羽翼
太子之禍其用力鬆其應機捷其中款巧解太紳黄
文簡以此居功輒以此受禍惜乎其未解留侯鄴侯

之術也金文靖王文忠扈從　英宗以備顧問所至
之處隨地進規深得古人諷諫之體談言微中可以
解紛得留侯鄴侯萬分之一亦足以排難决疑况用
此以處天下事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二

明　　　　　　　　　　　　　　　　　　　　　　　　　　　　　剡南張　岱著

郁資金忠列傳

郁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試戶部主事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日進布政使靖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禦輯睦兵民轉給餽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文皇曰資朕蕭何也未幾出掌北平

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
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尚書復為戶部尚書
時巡狩營建百費具興皆資調度洪熙即位立東宮
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致仕宣德四年召資以太子
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資益恭順祁寒暑雨必入署
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
金忠鄞人慷慨淵達負氣節有謀畧善卜洪武初其
家坐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哺抱女立哭縣

門前袁珙見其亂鬪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戍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既北行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為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以卜名燕中　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嘗命卜大見寵異忠言於　成祖陰里中有相士袁珙者善望氣　成祖密召之蓋　成祖起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相忠以卜相與善薦鄉中忠初署紀善後

署長史靖難之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
召陞兵部尚書忠雖用爺卜起家外和内明不見畦
畛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　上與武臣立福
等議立高煦為太子忠不可旣召閣臣解縉黄淮尹昌
隆皆如忠言　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輔
皇太孫忠於　上前知無不言退未嘗泄　上時咨
今察事多為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為國家好
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艴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

恒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為小吏反薦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永樂十二年上再征虜還師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出關不遠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忠卒時達方六月皇太子卹贈少師諡忠襄官達翰林簡討正統十一年召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劉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請難時

為　成祖守通忠既得幸　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徙居其縣之東湖忠卒　成祖召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　上曰迂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放聲發嘆脫幘而逝人稱曰白雲先生

石匱書曰郭湯陰金忠襄在建文朝未嘗少露圭角一入靖難便稱蹇蹇名臣湯陰致與鄭侯比烈而忠襄之調護太子亦何讓鄭侯是知世未嘗乏才特以

時不見用生才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三

明 紉南張 岱著

胡濙胡儼胡廣列傳

胡濙武進人初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濙生數日有胡僧至家索濙一見見僧即咲濙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示寂時云我生胡氏家命我來以一咲為識舉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靖難後歸附時傳建文

崩或云遯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文皇益疑遣
濙巡天下名訪張儠傝又名搜遺書徧行郡縣察人
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二十一
年還朝會文皇駐宣府濙馳夜上謁　文皇已就寢
聞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勞濙賜坐與語濙言不足慮
也先濙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文皇分遣內臣鄭
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　文皇疑始釋太子監國
二王謀奪嫡造飛語　文皇命濙往察濙具述監國

七事言太子誠敬孝友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　仁宗閱宮中奏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溥忠慎朕不及知也方大用溥而　上崩　宣宗蒞阼召為禮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三年賜銀印二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溥有才猷深學不洩行在機密經畫井井　帝嘗宴溥及西楊宴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英宗嗣位益禮敬溥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詔不問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

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諸臣說人〻殊濙獨不顧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帰不允三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濙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給事中林聰劾王文〻銜之因事欲殺聰濙奮衣出不預議帰卧病不朝者數月　上使太監興安問疾濙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

使老臣至今病悖也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
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皇念勞屢疏請朝授長寧
世錦衣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濙平易寬和立朝
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天順初年八十二以疾乞
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
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里人稱為人瑞

胡儼南昌人洪武中鄉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改餘
干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

安薦儀才智足資帷幄下吏部召儀北至京　文皇
請難事定擇翰林官吏部薦儀　文皇曰儀曉天文
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儀遂授簡討
與縉等同入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
外艱去詔奪情儀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
陞儀祭酒國子監　帝幸太學御彞倫堂賜坐講經
俛聽甚悅六年薦修撰吳溥為司業八年車駕北征
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北京明興海內

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勵衿紳至於永樂
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洊至
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鵲玄菟神獅瑞象
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
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於萬國公卿大夫文
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庥當是時
儀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為文章事核辭醇沖融
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

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頻儼申論得免儼雖出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著作凡脩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〻八十三卒

胡廣廬陵人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黃伯邏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語　建文帝善之擢廷對第一　建文帝曰胡可廣

邪賜名靖授官脩撰　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
仍兼左春坊　上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
紀述廣敦厚周慎在　上前未嘗及人過失人所應
對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而已不妄交與自不干
人人亦無有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人為
之語曰漢朝胡廣鄉中庸今日中庸又廣公年四十
九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初廣與解縉侍燕　文皇

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室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文皇曰定生女勿疑越數月廣果生一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鮮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鮮氏事姑徐氏以孝謹聞

石匱書曰管仲之生也有賢於生者也魏徵之悖也有重於悖者也如其全軀保妻子已矣則亦何為者耶此余之傳三胡於三楊之後意也

石匱書卷第八十四

明　　　　　　　　　　　　　　　　　　　　　　　　 紹南張　岱著

顧佐陳鎰魯穆列傳

顧佐河南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知莊浪縣事干日射栁守將傺佐易佐文士漫授佐弓矢佐發九矢皆中鵠觀賊服尋拜御史廵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𮕱改順天佐歷南北京兆剛稜不撓貴戚歛戢永樂十九

年貴州有衆警改貴州按察使　獻陵知佐廉召為左通政始　太祖初起最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置來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夫亦得召官妓宴飲　宣宗朝海內又安許臣下為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末流縱恣至於喧啾盤礴牙畔縧帶鮮懸樓檻酩酊歸署曹務多廢為都御史者雄縣劉觀蓋蓋不飭百官莫畏　上一日朝罷召問士奇榮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敢貪者年來

污濁為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
已作於今為甚 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 太
宗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觀朝稀寡扈從諸臣無
所顧藉請托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為臣言初到北京時 太宗問兩京臣僚有
能守廉者否 仁宗上對莫敢不守 太宗曰扈從
來此者贓賂盛行能自潔修唯見吏部侍郎師逵一
人而已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曰

今誰甚者榮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効之御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効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令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先為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榮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　上喜數日有詔出觀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黜御史嚴暟等二十餘人謫為小吏降羅十許人於是御史

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併觀子輻　上大怒逮出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令觀隨居佐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紀綱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口毀譽人而人憚慴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嘗偶諸御諸御夾室聯比為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呵數滕立旁外官僚皆折避之佐為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笞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　上密示士奇曰御不舉是人廉乎乃命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一

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之半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尒雖臣亦尒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廷之私　上歎曰臣艱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好官群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　上召佐授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卿自治之佐歸召吏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僨我何敢治尒我而治尒是倚上立威自矜過也吏叩頭謝　上聞益喜居數日

有囚告佐淹理　上召榮士奇曰小人復來排佐必
有重囚甚之下三法司鞠實乃千戶減清殺一家無
罪三人當死教囚誣告　上立磔之西市又故御史
嗌從遼東潛入京師造辭讐人被佐舉發　上亦立
磔之西市於是貴戚元勲肅然畏憚　上數郊巡勑
佐及勲臣居守以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璟奸
贓無度佐切齒除之用事者借　上旨累釋不治意
弗能伸他亦數見阻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部宗

被奏數見詰責遂行賜勑褒諭命戶部復佐家佐家
居十年卒後居其位者莫及也
陳鎰吳縣人永樂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陞按察副
使尋擢都御史鎮陝西鎰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
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轉
左都御史入掌院事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
乃以太子太保出鎮陝西至則禱於西嶽得雨人情
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

登民信愛之嘗以議事入朝民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不得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解去比還父老歡迎或奔走出數百里者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凡亢旱鎰至即雨雨久鎰至即霽陝人視若神明家繪其像供之凡民之父母兒稚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鎰舁轎則不事醫藥輒愈鎰一出行人爭舁之雖驅逐禁止不得也

景泰四年致仕卒於家謚僖敏

魯穆天台人少力學清苦寒暑不輟嘗大書尋常吹得菜根甜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永樂丙戌成進士登第後還鄉仍閉門讀書絕跡請謁嗣戒行還京有司餽以贐弗受家貧至不能束裝或曰餽贐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鄉里而先屬之可乎嘗數江北諸衛倉粮與兩淮塩法及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精密吏莫能奸尋拜監察御史　文皇巡北京太子監國穆共疏列漢王高煦不法罪狀

疏留中以啟言著名常州大買坐法當死餽黃金三百兩乞減死穆叱而麾之其人復暮夜以請遂執以聞竟置之法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寬滯繩貪墨權豪右無所顧避楊文敏時方執政家人有少犯亦不輕縱泉州進士李思義妻吳氏少而美與中表林四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四令二黠僕從行道殺思義并其姪吳氏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於郡及臬司皆受賂反坐訴者穆廉得之林四竟伏法富民周允文無

後繼兄子已而妾生一子析其貲以半予姪以半俟
子長予之富民死姪聲言弟非姝胤逐出楳爲已產
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
提是兒貌類死父遂歸其產其發奸擿伏類多如此
民因號之曰魯鐵面正統元年以大臣薦授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二年還京以疾卒
穆爲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三十餘年被
服如寒士卒之日無以爲殮子崇志爲給事中仕至

太僕寺少卿

石賷書曰唐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顧佐疾惡如仇噬之者且百其喙焉 章皇帝一磔嚴皚再磔臧清非悉心保衛顧佐其不免矣屈軼之草不產他堦而惟堯是依恐為當門者所鋤也故才如陳鎰魯穆皆不究其用

石匱書卷第八十五

明　釼南張　岱著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金陵人徙居江西安福少有大志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舉永樂二年進士是年進士四百七十三人名為特盛　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時勉與選遂讀書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進侍讀十九年三殿災

求直言條上十五事皆切中時弊是冬復言事忤旨
繫詔獄二十一年楊文敏薦復職洪熙元年言事觸
忌諱　仁宗大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瓜十八
肋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令日
聞因一起言事一章〻三上復有規切語　上謂夏
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
廷諍過激傾反見聖德之大復下錦衣獄是夕　上
崩　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毋見

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 上時 上方幸萬壽山召時勉入遙見即攘臂怒曰汝何激怒 先帝時勉伏地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 上稍霽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修西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 上至史館撒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 上召使前出袖中餘錢賜

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 上曰李時勉卿非
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
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
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
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陰翳堂前時勉芟其旁
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
掌饌金鑑並枷脛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
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

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枷隘枷𣫭鑑請以巳枷易之
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
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具䟽請代通政司抑
怵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詩謌脊令師猶父也恐便巳
哉通政司乃為大用轉奏〻入時為會昌侯生日諸
公卿皆過侯家為壽助教李繼往来諸公卿間於是
因諸公卿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
后遂得觧時勉為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

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賻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舍點閱所在對曰奴亡尾之時勉憮然曰游學之子曷資薪水邪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旂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臨岐涕泣延佇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以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

已卒景泰中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謚錄用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大學士陳循等議謚天祥枋得而已濙等復言謚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明特與善謚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臣上宜如雍請制曰可謚文毅成化五年其孫瓛請視

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樸時見毆脊角有朱衣下覆之既肋折他日提挺其膝忍自接時勉善書鉤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

陳敬宗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為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脩　高祖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應制獻北京賦平胡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日露再降於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献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宣德元年驛起脩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陞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瞽宗之政肅於朝廷敬宗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怨訟敬宗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盡疏中事即為屬艸辭少選就敬宗見之大驚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實

以聞事竟得白時關中楊爵舉鄉試第一試禮部下第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户讀書爨食盻作敬宗歎曰閉户手爨廿八所苦顏氏簞瓢不足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爵竊小罋照讀爲徼者所發而敬宗賢之時爵尚未有室有郡守以女妻之爵曰游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徐琦言於敬宗爵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敬宗以語爵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爵何羡哉敬

宗益服易弟其德行爲國學最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正統中敬宗以九年考績至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不往乃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敬宗對使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楊士奇請問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爲士奇謝曰公真吾師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澹如也時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人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同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號澹菴

居士天順三年〻八十三卒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
文定
石匱書曰李忠文校可荷脇可折頭可斷其倔〻不
撓之氣雖當萬衆之前未嘗少挫其銳則區〻肯月
直欲與　天子爭勝不其難哉陳文定少通世法未
免繞指詎堪與之比勁雖然南陳北李傳有是名其
為良司成則一也